

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 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
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 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

刘上洋 主编 ■ 报告文学卷 ■

江西六十年

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刘上洋/主编 ○报告文学卷

江西六十年

JIANGXI 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报告文学卷/刘上洋主编.—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742-789-6

I. 江… II. 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省-当代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56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2776号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报告文学卷

刘上洋 主编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5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789-6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JIANGXILIUSHINIANYENXUEJINGXUAN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丛书

1949—2009

主 编

刘上洋

编委会成员

陈东有	李玉英	钟健华	黄 鹤	傅修延	严 力
黄晔明	尹世洪	郜海镞	周 文	刘 华	汪玉奇
朱法元	叶 青	姜钦云	姚雪雪	胡颖峰	

前 言

在中国的版图上，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赣”，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而汇于长江奔向大海，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十五卷册《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文章彪炳，作家辈出，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六十年的江西文学，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富矿”，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奠定了江西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六十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风景这边独好”。有着“红色情结”的江西作家，满怀珍视的情感，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富矿”，从中汲取诗情画意，提炼主题、情节和形象，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为人民前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为发展中的江西文学注入了以红色为象征的

时代品格、精神内涵和文学特质，使得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历史上，江西文学积淀深厚，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位领军人物就生活在江西；东晋以来，陶渊明、黄庭坚等也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安顿在这一方绿色山水，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初唐四杰”王勃留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操。

进入20世纪后，新中国的江西文学与传统文学紧密交汇。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江西文学更是经历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时期。这段时间江西文学有如大河奔涌，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表现尤为活跃的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上为江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接着是江西电影一部接一部在全国叫响，折桂众多的“金鸡”奖和“百花”奖，长江和鄱湖之滨的水城九江居然有了“电影之乡”的美誉；绵延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江西谷雨诗会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以集团军的形式向中国文坛挺进，被评论界称为“江西的散文现象”。这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文学佳绩，是现时代江西作家对辉煌文学传统的对接与重续。可以说，人世间千万个平常时日流淌过去，方始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期。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许多文学现象的出现，都集中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一如整个太空的电流汇集炸响，形成江西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观。

我们深情回眸历史检阅江西文学的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进程，又为江西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更好的具有江西特色、江西风格、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我们激情的笔端。大时代必然呼唤大作品。大作品是以它的气势、内涵、概括力和穿透力雄踞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扛鼎之作和领衔之作。大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大，决不是因为它的尺幅之大、口号

之大、架子之大，而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由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所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大作品它的本质在于它的完美性，它的新颖性，它的原创、鲜活和发现，它对既存观念的颠覆和改造。一句话，在于它对艺术本体是否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在于它是否为艺术史的演进增添新的篇章和内容。六十年的江西文学让我们收获了感动和自豪，也收获了责任和信心。江西几代作家的呕心沥血，让我们分明已领略到了朝向未来、蓄势待发的蓬勃力量。

在眺望之中，江西文学如同一条水天相接不断延伸的远方地平线，它永远引发人们的希望，推动人们去追求，但是又很难能够最终接近它和占有它，如同那比天空和海洋还要辽阔丰富的心灵一样，让人永远生发出一种新鲜而诱人的憧憬。我们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却需要用九十九步的努力和艰辛加以完成。这九十九步的一半只是这一步，这是一个超数学。文学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无限的高地，正是这一点，才促成我们江西作家永不停步奋力攀登！

2009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胡 平 张胜友

在人的另一片世界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纪事/001

世界大串联

——中国出国潮纪实/052

胡 平

“嫦娥一号”飞天的幕后故事(节选)/097

南 翔 郑云云 严丽霞

人民的好警察邱娥国(节选)/127

姚辉云

金陵血泪

——南京大屠杀全貌大写真(节选)/160

姜惠林

走出“土围子”

——赣南纵横录/193

肖麦青

诺言沉重(节选)/228

蒋泽先

中国农民生死报告(节选)/256

卜 谷

“走歌”的红妹子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332

后 记/393

○胡 平

○张胜友

在人的另一片世界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纪事

第一章 时代，叩开他们的命运之门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美学命题：生活是美的。应该说，只有符合人性的生活才是美的。如果说，我们这个拥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民族，曾经将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敦煌壁画、唐诗宋词奉献给世界，曾经不断地将人类的审美意识推向新的高峰，那么在今天，我们这个饱经忧患、劫后余生的民族，更有决心创造出一种美的生活。美，应该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

美在呼唤呵，美的大潮正在席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

此刻，我们想拉开一道帷幕。帷幕里有着一个往往被常人，也包括我们自己所忽略的残疾人的世界。然而，人的这个另一片世界又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对残疾人衡量标准的差异，以及人口普查统计中的问题等等原因，对残疾人的数字统计难以准确。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对部分人口进行剖面抽样调查的结果，

全世界残疾人的数量约为五亿以上。在多数国家中，残疾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0%，社会人口中至少有25%的成员因残疾人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据有关部门估计，中国现在至少有两千万以上残疾人，相当于西欧的一个中等国家。如果根据联合国的一般估计来推算，中国残疾人的数字还会更大。残疾人的问题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既决定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工作在世界同类工作中的地位，也决定了我们对残疾人问题必须作出认真研究和有效反应。

美的生活不应该将残疾人遗弃在外，一个忽视残疾人的社会，必然也是残疾的。如同一辆崭新、铮亮、加满了煤水、憋足了蒸汽、所有的钢轮都在发出全速时的高歌的列车，我们这个壮怀激烈、革故鼎新的时代，能不用它那令高山为之起舞、江河为之扬波的声声汽笛，叩开中国残疾人那一度封闭的命运之门？！

我们想走进这扇门里去，考察中国残疾人的现状，记录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而投身于一项伟大而又年轻事业的残疾人们、健全人们的足迹，以及在这一事业中应运而生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已经缔造或者将要缔造的业绩……

我们开始了紧张而浩繁的采访活动，像两部不知疲倦的载重汽车，恨不能将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统统搬运到采访笔记中来。穿梭式的采访进行到一半时，倏然，绿灯变成了一路红灯，所有正在接待或者将要接待我们采访的单位一下子不留一点缝隙地关上了大门……

有同志传下邓朴方同志的话：“基金会还只成立一年多，没有什么好写的。你们要写，等两年以后再写吧。”而且，我们还听说，已有几个欲开采这座富矿的同行，先于我们均被邓朴方礼貌地拒之门外了。

接着，我们又听说他在基金会内部，多次对工作人员讲以下意思的话：不要吹，要扎扎实实地工作！

这些日子一直匆匆奔忙于首都东城、西城之间的我们，顿时成了两尊泥塑菩萨，对着那已到手的一摞笔记、材料发愣。我们在获得邓朴方同志有着很强的务实精神的印象同时，也感到他对我们的写作意图多少有些误会了。两年多来的采访实践，磨砺出我们身上一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万般无奈之中，我们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

一般来说，一件事情被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否决了，要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是很难的。在焦灼之中，我们却还带着一线起死回生的希望，因为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邓

朴方同志是一位民主作风很强的领导者……

信递上去后，将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第二章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2年12月26日。

清晨五点多钟。整个北京笼罩在一片乳白色的雾气之中，天是白的，地也是白的，一夜老北风，将马路上的积雪冻成厚厚的一层冰面。

一位身材壮实、气宇轩昂、扶着自行车的青年军人，走出某工厂的大门。在慢车道上，他将刚刚出示给门卫看的身份证放回上衣口袋，一只手套却掉在地上。他俯身去拾，空寂无声的马路上，突然浓雾扯开个窟窿，冒出一辆红白相间的101路公共汽车，两道昏黄的光柱有气无力地打在他的身上。顿时，驾驶员发现了前方影影绰绰蹲着个人影，以为那是在快车道里，一下紧拉刹车杆，车却没有刹住，车头猛然右拐，车身斜冲了过去，还未等青年军人反应过来，前轮的挡泥板便狠狠地撞在他的身上……

迅即，他被送往解放军301医院抢救。性命保住了，然而由于胸椎四、五节错位，造成了高位截瘫。几天前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现在则木讷讷地躺在病床上，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靠着翻来覆去地回忆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生命……

生命，他的生命来之不易呀——

1946年，蒋介石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一面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以公开的停战令作为缓兵之计，一面秘密加紧内战部署，命令其军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我军分进合击，大搞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在河南宣化店一带，国民党调遣了十一个正规军二十六个师的兵力及地方部队，共计三十余万人，将我六万余人的中原部队包围在东西宽约一百华里，南北长约一百五十华里的狭小地带，妄图一举“围歼”。6月21日，中原局致电党中央，请求在本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23日，毛泽东同志复电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二，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望团结战

斗。预祝你们胜利。”

6月26日黄昏，我中原主力部队由李先念、王震同志率领的北路大军和由王树声同志率领的南路大军，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行动，29日晚强越平汉铁路。南路我军的随军家属们，化装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由地下党掩护也进行了突围。在今大地为之震撼的炮火声中，他们夜行晓宿，到达山东省临沂县时，一位咬着牙坚持住一路颠簸的女同志分娩了，她就是王树声同志的妻子，因为突围是从河南省光山县开始的，这个刚下地的孩子被起名叫“鲁光”，以纪念这次因艰苦卓绝而彪炳于我军军史的中原突围。

王鲁光这一生一直很顺。那幻想似脖子上的红领巾一样地飘拂的小学日子、那热情似胸前挂着的团徽一样火焰燃烧的中学时代就不去说了，就是那场旷日持久的动乱似乎对他的波及也不大。他1965年进清华大学机械系光学仪器专业学习，1970年毕业后，在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工作半年多，又调到航空兵某师当地勤人员，眼下他是空军派驻北京某工厂的军代表，廿六岁，又具有专业知识，部队里这样的青年军官并不多，事业上他可谓前程远大；而且爱神丘比特的那支神箭早已射中了他的心灵，按照原定的安排，12月30日他就要结婚了。

生活给他玩了一个魔术，一个残酷的魔术，他一直稳健走着的路，突然间变成了一朵云彩，他掉了下来，掉在这弥漫着药水味的病室，掉在这仅靠自己永远也下不去的病床。躺在这病床上的自己，一下成了真实的，而二十六年里的自己却成了一个长长的梦，他无法睁开眼睛承认这真实！白天，他木讷讷地躺着，夜里，他曾抱头痛哭，甚至想到了以轻易的手段来结束自己这来之不易的年轻生命……

好像是谁特意安排的，此时，在王鲁光的隔壁，住着另一个自双乳以下高位截瘫的青年病人。目前相似的境遇，使得两颗心灵，如同两条被风浪抛上沙滩的鱼儿，一下结识了，互相吸引了，并且相濡以沫。如果说，患难是人生的一部教科书，那么渐渐冷静下来的王鲁光，从对方的那部书里获得了不少东西……

那个青年病人便是邓朴方，和王鲁光不同，他是被政治上的狂风恶浪抛上“沙滩”的——

1966年6月，继聂元梓等七人的曾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向全国掀起动乱之火以后，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材料又见诸报端。无论是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还是在社会上，那弥漫着火药味的空气，已经浓得几乎擦根火柴就能爆炸……

邓朴方所在的北大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四年级，四十几个人，有两名预备党员，一名是担任一班团支部书记的他本人，另一名是担任二班团支部书记、来自东北农村的一位同学，两人相知较深。一天，已经闻出了空气里异常味的这同学，私下里关切地问起邓朴方：“邓胖子，你是不是该有点思想准备？”

他随口答道：“不要紧，我父亲在国外反修、国内制定工业七十条、学大庆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主席都是肯定的。”

单纯而又一直进取的他，和同时代的青年们一样，热情饱满地投入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反修防修，将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革命的坚强堡垒，在我们这一代、下几代的手中，完成埋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缔造出一个红彤彤全球的使命，这对于从小就熟悉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的故事，从小就渴望着能像前辈一样去建功立业的年轻人来说，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

7月，康生、陈伯达、江青来到北大，在大操场向师生员工发表讲话。当时政治局内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以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为另一方，日趋剧烈、尖锐。争论的实质是：文化革命运动究竟是要冲垮党的领导，还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自然，这三个人在讲话中狂热鼓吹的是前者。

迅即，以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乘工作队员都去开会之隙，突然搭起所谓“斗鬼台”，揪斗了四十多人。其中有学校领导，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名“反动学生”。他们有的被抹了黑脸，戴了高帽，有的被迫下跪，拳脚相加，女教师还遭受了人身侮辱……在全国首开所谓“群众专政”的先河。

这就是“反修防修”？！

这就是“建功立业”？！

那天来北大的还有朱老总。当下面有群众递条子欢迎朱老总讲话时，他只讲了五分钟，语态迟缓、凝重。谁都能看出这位宽阔的脸膛上留有中国革命各次伟大历史事件痕迹的老师，面对这样一次“革命”的困惑不解。与此相比，江青更显得骄横无忌。一副憋声憋气的绵羊腔，通过麦克风，忽而尖厉，忽而细碎地撞击着人们的耳膜。说到得意处，竟会发出一阵全身颤抖的笑，突然又一下哭起来，那是一种咬牙切齿、将整个脸部都扭曲得变了形的哭：“××怎么就入不了党？你们北大历史系迫害我女儿！”

于是，历史系又立即揪出几个“反革命”来……

云诡波谲、兔起鹘落的运动，就是由这样一个患有歇斯底里症、偏执狂的女人和围绕她的几个小人在操纵？！

在打下去那么多名字和党史、军史联系在一起的老干部之后，将要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涛推上中国最高权力中心的，就是这样一批政治上如同雨后林中背阴处的野蘑菇一样疯长的新贵？！

邓朴方虽然还是到学校来，人却沉寂了，逍遥了。不过心没有逍遥，他一直在注视、辨别着校园内和社会上变幻的风云。他是个思辨型的人物，一旦觉察出书本上的政治搬到今天是如此软弱、空洞，他便要从现实眼花缭乱的政治斗争中，理出一个明彻的头绪来……

邓朴方和班上同学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衣着简朴，吃起来和大伙一样，夹着饭盒上食堂，一样的十五元钱的伙食标准，再加上总是蓄个寸头，看那模样，倒是来自农村的子弟。同学们有什么困难，他总愿帮着解决。班上有几个调干生，三十几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精力东拉西扯，学习起来很吃力。他在团支部里提出组织团员们去一个个地帮助他们，自己并带头这样做。一天，一个同学的老乡找来宿舍，因为在北京将钱丢了，掏不出回程的车费，想来找这位同学借个二三十元。可这同学每月的生活费只有靠哥哥寄来的二十元，仅伙食费就要交去十五元，哪还有余钱？邓朴方知道了，二话没说，立即骑上自行车回家取来了三十元钱，解决了同学的这次燃眉之急……就是在运动中，他也很注意和普通同学打成一片。一次，北大有二十九名高干子弟写了张大字报后来找他签名，他自己没有签，还特意找到同在技术物理系二年级的妹妹邓楠，告诉她：“我们都不要签这个名。我们有什么观点，可以自己写大字报，用不着高干子弟往一块儿凑！”

邓朴方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和尊重。即使是在邓小平同志被公开点名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在班上绝大多数同学的眼里，邓朴方仍然没有贬值。“胖子，快换球衣，咱们打篮球去！”“胖子，别像个新娘子似的憋在寝室里了，我们找个地方胡吹海聊去。”……大伙儿对他亲亲热热，凡是有能消遣、解闷的事，总拉上他。就是嘴巴一向没遮没拦的同学，在他面前也小心翼翼，如走钢丝绳的杂技演员，从不扯起有关他父亲的话题……

邓朴方能体会到大伙儿的用心，感受到了这些大多数出身于工农、普通知识分子、普通干部家庭的同学们给予自己的温暖。然而，一向喜爱运动，多年来担任班级篮球队主力的他，聊起大天来不时横生妙语和幽默的他，还是常常一个人独处一

角，他仿佛预感到了什么……

果然，1968年3、4月间，邓朴方被聂元梓一伙突然关押，并遭受到双腿致残的严酷迫害。当他在校医院里醒来后，对于这将导致自己终生瘫痪的痛苦并未声色大恸。他自知在林彪、江青一伙一手煽起的愈演愈烈的残酷迫害下，自己就是不折断双腿，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去。而且，他已经感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历史的前进，而是历史的严重倒退，搞的是以大民主为先导的封建关系和宗教狂热。这场动乱也决不仅是为着某一个人、某一层人而来的，它有如一列疯狂了的火车，要载着整个民族“轰隆隆”地驶向一个黑暗的深渊……

十六年后，邓朴方讲过这样一番话。那是在1984年3月13日下午，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即将成立而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到他本人是怎么致残的，邓朴方答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人民受到很多的苦难，我不幸也是其中一员。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可以说是很复杂的，而且这个问题谈起来也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所以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再来回忆这段经历。”

在个人的苦难上，邓朴方是超脱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是以一种坦然的心情去迎接这一串串接踵而来的苦难。

几经曲折，1969年，他住进301医院。一度想用针灸治疗截瘫，不见什么效果，病情却稳定了下来。可是还有人念念不忘他这个残疾人，1971年春节前一天，北大军宣队来人找他谈话。

“我们准备让你出院，去其他地方疗养。”

“可以。”

“你想什么时候走？”

“随你们的便。”

“好，那就今天中午走！”

中午，还穿着一身病号衣服的邓朴方，被一辆车拉去了“疗养”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他进了自己的新居：一间屋子里，住着十一个人，有的是截瘫，有的全身关节畸形，有的患神经麻痹症，走路、抓东西都不稳，有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吃饭得用勺子撬开嘴往里塞……大多数躺在床上不能动，拉屎、拉尿都得在床上，拉完了用块破布揩一揩，再扔出去了事。充当护理员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瘦骨嶙峋、颤颤巍巍的老头儿，还有一个小傻子也帮助干点活。

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煤球炉，夜里烧不了多久，那火就灭了。在室外气温摄

氏零下七八度的严寒下，尽管他人院时发了一身棉衣，一床被子，还是常常被冻醒过来，人似乎不是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一个冰窟里……听着同屋的朋友们那响声不一、频率不一的鼾声，邓朴方就会想：尽管不幸，尽管伤残，这些朋友们却像岩间地角的那些不畏干旱、不惧淫雨的野花小草，年年悄无声息地去了，岁岁又悄无声息地来了，具有何等旺盛的生命力呵！他们有的在这里住到了风烛残年，有的虽两鬓青丝，心里却清楚余生只有托付给这十几个平方米的空间，可从没有谁叫苦，白天乐呵呵地干活，夜里梦沉沉地睡去。自己因为一场动乱偶然地住进了这里，能有理由叫苦吗？

邓朴方甚至感到幸运。不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北京没有直系亲属的残疾人，才有资格被这所救济院所收留。他为自己有幸咀嚼中国最低水准的生活而感到幸运。充实的人生，来源于多种成分的养料。他相信，这酸辛，这苦辣，对于自己是有好处的……

干的活是用铁丝编字纸篓。邓朴方虽然胸以下瘫痪了，手却特别灵活、有劲。别人一天编不了几个，他哗啦啦地能编一大堆。编个帮是四分钱，编个底是一分钱，这样他每个月能拿到三五元零用钱……

在救济院期间，北大派人来向他宣布取消了他的党员预备期。大学毕业生的待遇早被剥夺了，党籍现在又被剥夺，可始终没能剥夺他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与普通残疾人在一起生活的乐趣。

王鲁光结识邓朴方时，这已经是邓朴方第二次住进301医院了。从清河社会救济院出来，他去江西在受软禁的父母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林彪自我灭亡后，邓家的处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1972年4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要求，中央同意邓朴方再度回北京治病。

在301医院，病人流水般出出进进，只有他们两人，成了流水中两块谁也搬不动的礁石。可是这是两块有血有肉的礁石，谁的胸中都呼啦啦地烧着一团火，身上每一个还没有坏死的细胞，几乎都能感到这火焰掠过之后的炙痛，有时痛得真想嗷嗷叫出些什么！他们不愿就这么呆坐在床上，不愿今天和昨天似两颗水珠一样没有区别，就是废铁烧红了也能打成铁钉，弯成螺栓，击进门窗，扣上大梁，一样可以抵御狂暴不羁的风雪，撕裂天空的雷电，他们渴望在肩上也承受些时代给予的重量……

每次有人来看他们，邓朴方都会问起下面的情况。他还请同学就目前党的基层组织的状况，工人、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社会调查。现实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路线上、体制上所有潜藏的弊端，像悄悄、渐渐发炎而又一下溃烂化脓的伤口，在“文

化大革命”中充分暴露了，并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且，刚刚稍许安定了些日子，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鼓噪，又甚嚣尘上，“四人帮”仿佛不把还没有被整死、斗残的人才、干才都折磨光，不将中国那有限的几个盘子、碟子都砸碎，他们在政治局里就无事可干……

两个年轻人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深深忧虑！

他们多想为跟前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做些什么！

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除了为病友们、医护人员们义务干点手工活外，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两人的病室像是开起了修理铺，坏了的收音机、照相机、手表都往这里送。有的他们懂原理，毛病在哪儿，自然一看就明白，有的他们自己也闹不懂，可对着书本或资料，边拆边琢磨，最后还是能给修好。实在没啥可修的了，他们便请护士去外面拿来根锯条，做小木盒，然后分送给熟悉的医生、护士，随便他们装什么……

他们的心却始终随中国的脉搏一起跳动。

历史，终于艰难地翻到1976年。

1月8日。清晨，凛冽、割肤的寒风裹着一支低回、凝重的哀乐滚过301医院，几乎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病员们怔怔地站着，惊恐、不安，谁都害怕广播里将会说出那三个字，可恰恰说出的就是那三个字……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顿时，邓朴方、王鲁光两个男子汉，泪水如瀑，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他们哭哭说说，说说哭哭。

忍辱负重的周总理，说是病死的，毋宁说是累死的。他竭力维持着共和国这条千疮百孔的航船，不被狂风恶浪覆没，一边要不断地干事，一边还得不断地明里暗里挨整。整个十年里总理都是处于这种境况……

这是一棵伟岸的大树，轰然倒下了。

送灵那天，灵车由人民大会堂去八宝山的途中，得经过医院门口。医院里凡是能动的病员都出去了，马路上人头如海，人流如墙。他们没有力量挤出这堵厚厚的墙，关在屋里。当窗外传来那支低回、凝重的哀乐，紧接着被一片撕肝裂胆的哭泣声所淹没时，他们端正身子，恭恭敬敬斟满了杯中的酒，轻轻地洒在地上……

他们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周恩来总理逝世为标志，一个时代已经过去！

4月5日，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发生了。